

DUTCH DESIGN WEEK 2021, THE GREATER NUMBER 更大的数字, 更好的数字 ——荷兰设计周2021

文 Article > 何煦 He Xu; 图 Picture > 荷兰设计周 Dutch Design Week

2021年10月, 成立20周年的荷兰设计周 (Dutch Design Week) 重返埃因霍温, 在整座城市的不同空间举办展览、工作坊和对谈等活动。今年的主题是“更大的数字” (The Greater Number)。这一概念出自意大利建筑师和设计师吉安卡洛·德卡洛 (Giancarlo De Carlo)。



> 荷兰设计周展览现场

20世纪60年代末, 人口过剩危机、现代科学的征服、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愈加尖锐, 为回应这些问题, 德卡洛作为策展人为1968年米兰三年展设计了“更大的数字”这一主题。荷兰设计周2021是对德卡洛的致敬。在今天的语境下, “更大的数字”沿袭了50多年前对更好的数字的追求, 同时也尝试以多元的方式回应人类对增长的依赖, 包括提案、研究、设计产品、艺术项目等途径。

什么样的数字是“更好的数字”? 荷兰设计周从大流行、幸福经济、气候和包容性及设计领域几大板块出发, 探索不同领域对“更好”的不同定义。一方面, 更好意味着“更少”, 更少消耗, 更少的生产, 从而实现更少污染和更少浪费。在气候变化议题上, 少即是多, 持续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目标与气候

议题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另一方面, 某些时候更是难以实现的, 当“更多”是某些领域的基本规则, 如何让制造商生产更可持续性的产品、如何让产品具有更大的价值、如何让消费者以不同态度对待产品等, 这些是设计师们在实践中需要考虑的问题。

而“更大的数字”关乎包容性, 在设计领域, 包容性和多元化问题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设计不再是它长期扮演的一门“开放学科”。更多人认识到, 今天的设计领域仍然是由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男性为主导, 同时, 进入市场的设计产品并非“中立”和“客观”的存在。

用一平方米展示设计

虽然今年荷兰设计周将包容性列为设计师们

应当讨论的主题之一, 但设计周本身的包容性如何? 凡·阿贝博物馆 (Van Ebbe Museum) 在今年荷兰设计周的参展项目“一平方米共同体”, 围绕包容性问题展开探索。“一平方米共同体”的自我定位是“最富影响力的最小型博览会”, 通过积极的抗议和具有挑衅性的研究, “一平方米共同体”希望激活和催生一个不那么精英主义的、更具包容性的设计行业。

“一平方米共同体”从机构批判的角度出发, 讨论的核心问题是: “在荷兰设计周, 一平方米共同体的包容性如何?” 通过公开征集, 独立评审团根据设计周的参赛要求筛选出18名参赛者, 并发布对设计周中(缺乏)包容性和真实成本的研究结果, 以引导参观者浏览展览及其传达的信息。为了在设计节上为新



> 荷兰设计周展览现场

人提供展览平台, 项目尝试在一平方米的地面空间内展示尽可能多的新一代设计师的作品。通过策展和深思熟虑的展览设计, 这些作品呈现各自的叙事, 也作为一个集体声明存在, 并对整个项目产生影响。比如, 安娜贝尔·波设计工作室 (Studio Anabel Poh) 的《老年学校俱乐部》呈现出一个在参与成员上富于包容性的设计项目, 作为一个跨代的社交俱乐部, 安娜贝尔·波强调向老人学习和知识与技能的传承, 项目对公众开放, 以“我们的长者”和“我们的学习者”作为唯一分类标签, 目前的参与者年龄跨度很广, 包括94岁的狂热的贝壳收藏家和21岁的天文学爱好者。

与此同时

奇基·范·艾克 (Kiki van Eijk) 和约斯特·范·布

2001年成立Kiki&Joost工作室至今, 他们已经成为荷兰设计界的重要人物。“与此同时”作为两人工作的一个横截面, 是一场欢乐且充满活力的自主工作展览, 分享了两人在过去两年的创作中感受到的冲动, 也呈现设计与制作过程的创造力和纯粹的能量。这次, 两人为Maison Dada 和 MOOOI 设计的新系列、为红心皇后基金会创作的一件装置, 和在斯海托亨博斯的陶瓷工作室Cor Unum 驻留期间的一些探索成果, 都在设计周现场与公众见面。

重新定义的数字

艺术家设计师奥黛丽·拉格 (Audrey Large) 的实践, 以未来主义的视角重新定义“数字”这一概念。作为一名本质上的“图像制造者”, 她大胆地提出关于感知的新理论: “与其将物体视为现实, 为什么不能将它们视为现实的视觉效果?” 作为2021荷兰设计奖获奖者之一, 拉格以她将“新现实”具象化的创作实践和阶段成果打动了设计周的专家评审团。在获奖介绍中, 评审团写道: “在她的作品中, 物理外观和数字形式无法区分, 令人困惑和惊奇, 什么是现实? 但反过来看, 奥黛丽·拉格将人造物体放大到如此程度, 让观者开始怀疑: 到底什么是真的, 什么是假的?” 将困惑植入作品是拉格喜欢的工作方法, 过去几年, 她一直聚焦于如何在一个具象的实物里植入数字化的审美。她用产品设计师的眼光阅读和研究电影理论和图像理论, 并将她的研究成果用于新的设计。在设计过程中, 拉格从不局限于特定的方法, 而是关注各种技术、学科、功能和感知之间的直觉式关联。她在形式和功能之间寻找一种新的平衡, 并使用颜色来创造具有疏远效果的触觉错觉,



> 荷兰设计周展览现场

创造出她自己极具标示性的流体宇宙。奥黛丽·拉格的“隐式表面系列”由一系列3D打印的容器组成，使用绘图板自发地手绘出这些无定型的物体后，拉格用3D打印机将它们打印成外表有些闪光彩虹效果的实体。

很多人认为这些物体是“外星人”的“远离现实”，但它们很大程度上根植于现实世界。“我的物体被设计成拒绝描述的，但观众倾向于与他们已知的东西进行比较，这可能解释了外星人的描述。有趣的是，我们需要引用安全、熟悉的概念。”拉格如此理解人们对她作品的第一反应，她认为，过程比意义更有趣，“赋予作品意义与我的自由设计和自发性相矛盾，所以我的对象从来没有固定的叙述。我永远不会说他们受到外星人的启发。

每个物体都包含代码——无论是在形状上还是在外表上——我喜欢在这一点做文章。如果缩小尺寸的，它可以成为珠宝首饰，如果放大，它可以成为建筑。”

未来的事

劳拉·A·迪玛 (Laura A Dima) 的跨学科合作项目“未来的事”，同样在物理世界与科技世界之间游走，和拉格富于“外星人”特质的物体不同的是，她的作品以触觉和人的体验为核心。“未来的事”探讨的主题是大流行背景下的远程触摸。参与者进入一个形似电话亭的封闭空间，温暖的机器人手指会轻抚参与者的前臂，“你能够不带偏见地享受机器人的触摸吗？”这是迪玛的核心问题，通过前臂刺



> 荷兰设计周展览现场

激，她对社交距离语境下的情感触觉进行理论和现场表演、现场实验结合的艺术探索。

“未来的事”提供了一种没有病毒威胁的远程触摸。这一多学科项目汇集了代尔夫特理工大学的工程师、工匠和设计专家等。这一多媒体装置由两个独立的集线器组成，它们被放在两个邻近的、互相不可见的封闭空间。一个集线器包含一个控制面板雕塑，另一个集线器则装有“爱抚机”，及加热的机器人硅胶手指。在“爱抚机”一段的参与者按下同意按钮后，硅胶手指就会根据第一个集线器的交互式雕塑做出响应。因此，进入这些空间就像乘坐时光机去未来世界的一场短途旅行。旅行中，参与者将这些陌生的感官领域带入生活，这是一件属于“未来的事



> 荷兰设计周展览现场

情”——通过和两台集线器中交互式雕塑和硅胶手指的物理接触，互相认识的或是完全陌生的处于两台设备两端的参与者们可以进行也许激动人心的抽象的交流。

埃因霍温设计学院2021届毕业生菲利普·斯塔斯拉夫斯基 (Filips Staņislavskis) 通过人造云朵项目 (Human Cloud Project)，提供了气候变化领域的“更少的”“更好的”数字的一种可能解决方案。“呼吸的调和，可能成为我们了解自身大气长期的、紧密相连关系的方式吗？”这是人造云朵项目的中心问题，这位年轻的设计师希望探索人类如何利用地球工程，与宏大、抽象的气候议题建立更私人、更密切的关系。地球工程也被称为气候工程，即有意对地球自然系统进行大

规模干预以应对气候变化。通过分析现有地球工程的利弊，斯塔斯拉夫斯基创造了一系列将人呼吸产生的气体变成云朵的工具。使用地球工程来控制天气或最大程度地减少全球变暖，很多时候并非有效方案，他希望人们能通过亲自体验“人造云朵”的过程，感受到自身与气候更加个性化的联系。“我很好奇这项技术如何调节我们与气候系统的关系，以及是否有可能用它来创造对它的归属感和同情心。”斯塔斯拉夫斯基说。

地球工程仍然是人类中心的思维方式，人把自己视为自然的主人，提出解决生存危机的技术解决方案。人工云生产目前涉及各种气候工程过程。在人工降雨中，碘化银或干冰等化学物质以凝结核的形式释放到大气中，

以形成更多的雨滴或雪花。这一技术是为解决干旱问题而开发的，一些科学家对其有效性表示怀疑。云也是“海洋云增亮”的理论地球工程实践的关键，它涉及将海盐等天然物质喷洒到海洋云中，使其更厚、更具反射性。从理论上讲，这一技术帮助云朵更好地发挥遮阳功能。

斯塔斯拉夫斯基设计了两种设备，借助这两种人造云朵设备，任何个体都可以自行地创建“个人云”，一群人也可以创建“共享云”。第一种设备是捕获呼气并将其转化为液体的装置。它是一种配备吹嘴的双壁实验室冷凝器，通过冷凝过程，它从每次呼出的呼吸中提取水分。该过程完成后，使用者可以将液体倒入一个小玻璃瓶中。第二个设备是“云朵生成器”，它与一个气象气球相连，因此可以直接将云释放到高空。设备的电路板被编程，当它达到适当的高度时，整个设备激活，雾化器将液体变成蒸汽，泵可生成云。“这些云很小，消散得快，因此，即使大规模生产，它们也可能对环境几乎不构成影响。”斯塔斯拉夫斯基介绍道。他希望自己的项目帮助人们意识到自身与周围的世界紧密相连，“所有生物都被呼吸活动缠住，在这个星球上生成的所有呼吸都还在这里，不多也不少。”

人造云朵技术的全部影响，目前还很难估量。斯塔斯拉夫斯基将它们的使用描述为“具有巨大下行风险的赌博”，他对现有有人造云技术表示质疑：“在过去 200 年中，自从我们开始大幅改变大气中的气体成分以来，极端气候事件、空气污染、呼吸系统疾病和全身性窒息等问题愈演愈烈。我们需要质疑我们要去哪里，真的是为创造一个更宜居的世界，还是某种权力游戏？”■ (编辑：九月)